

貞
探
之
敵

中華短篇小說
偵探之敵

上海
中華書局
印行

華書局發行

偵探小說

德國軍事偵探談角二冊

莫不視為神聖。甚至一文一牘不惜出巨萬之代價。彼此購求。本書於數十年之外交秘密。莫不盡情披露。其價值自可想而知。且偵探小說。均出理想。本書則格雷布士現身說法。純屬事實。且於近時歐戰。具有間接之關係。讀者勿以小說視之可也。

外交之秘密。世界各國。

小說歐陸縱橫秘史

一冊
書敍德俄兩皇。以合巨英法爲目的。密謀於儂。其密約忽落一英國少年旅客之手。輾轉傳播。卒爲英國法政客擇得。而戰端遂開。槍林彈雨之中。復有美人穿插其間。與政客姦媚言情。若有意。若無意。極目迷五色之觀。

小說國際偵探秘記

一冊
書爲泰西各強國外交之秘密。經第三國之偵探探索而披露。經德法兩國交上最有關係之人。俄德草約第一篇。爲俄德英國交上最有關係之事。他如電眼。如新軍防圖。經德史無不與列強國際外交上有密切之關係。其偵探手段之敏妙。足以增長外交知識。

戰事小說。俄國託爾斯泰原著。朱世濤譯。二角五分。書爲俄國許爾斯泰傑著。

戰事小說。泰原著。朱世濤譯。二角五分。書爲俄國許爾斯泰傑著。

其敍俄法等者。如病院之

者。如病院之雜沓。軍官之顛頂。戰場之談話。敵場之經營。無不刻

意描畫。有色

有聲。

有聲。

8441
偵探之敵

紅肩巾

一日晨間，偵探長甘聰侔自其私宅出往法庭供事，行抵西城門外，遇一衣衫襤襤之中年男子，時為十二月一日。此人猶戴草帽，視其舉動尤覺詭秘，每行四五步必止其步，僂身理其鞋纏，或整其袴脚，既而復行，則已遺橋皮一小方於地上。甘聰侔職司偵探，每見行動詭秘之人，必引起其注意，既見此人，故卽尾於其後，及至陸軍路時，此人忽向左側行，遺其橋皮如故，行抵西城門外，聖榮路轉角處，有一兒童方立街隅，此人遂僂其身，翻其袴脚，既又翻轉，如起身行時，又遺橋皮於地。兒童則對之癡視，不少瞬。甘聰侔觀狀，思此二人在發布暗號，遂注視兒童，而兒童方以白墨於牆上畫為十字，十字之外，復畫

偵探之敵 紅肩巾

一

北圖書館藏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一。圖畫既卽與中年男子並肩而行每行四五十步中年男子必僵僂一次兒童亦必畫一次迨二人至布沸場內務部衙門外時中年男子又僵僂其身翻其袴脚先則翻轉既又翻正如是者兩次又遺一橘皮於地兒童則於衙門牆上又從事繪畫惟此次所畫爲兩十字各以一圓範之旣而二人行抵愛利西宮之外總統府衛卒方荷鎗鵠立門外中年男子行於階下兒童則擦衛卒而過行過之時中年男子又俯身翻其袴脚其所翻次數較前尤多兒童所畫亦復加增蓋竟有三十字圈赫然畫於總統府牆上衛卒見爲頑童亂塗亦不屑與計較而甘蟲侔則大訖視其舉動不類兒戲豈亞森羅蘋又將施其伎倆與已作鬪耶思至此立欲逮捕兩人繼思逮捕之事要當出之審慎初不能孟浪從事致失威信乃復忍耐仍尾其後而行及抵蘇倫路見中年男子忽與兒童交談兒童且出一物授之其物燦然有光似爲手鎗中年男子接得之後探其

衣袋者。凡六次甘聾侔遂思所料不誤。手鎗必爲六門。今探衣袋必爲實彈。無疑。至是遂益緊尾。二人行抵一舊屋之次。兩人卽相偕入。甘聾侔視之。屋凡三層。底下兩層窗戶均閉。惟頂上一層。各窗洞啟。甘聾侔亦不暇審度。一躍入則大門之內爲一庭院。一漆肆招牌。方架院中而院之一隅。卽爲鐵梯。甘聾侔遂攀躋而登。旣登。聞足聲碌碌起自頂上。其聲似有人扭毆者。甘聾侔立奔而上。則適才一人。方各手一橈。而以橈足撞其地板。甘聾侔覩狀不禁大詫。此時忽有一人。自隔壁室出。其人年事可三十許。鬚髮修潔。兩耳輪下。並有濃髭。兩片爲狀。乃如婦人之鬢。御寬博之大衣。羊皮之領。圍其頸項。視其裝束。殆類俄羅斯人。及見偵探長卽曰。甘聾侔先生別來無恙。又謂二人曰。汝儕不辱使命。幸告成功。當得酬勞。言次。卽出一百法郎之紙幣授之。曰。汝儕行也。二人遂出。迨二人出。其人又握偵探長手。曰。甘聾侔先生渴念君久矣。予每欲馳書招君。至此。

然君果得予書者必遣大隊人馬至此不無勞動蓋予所欲見者祇君一人非欲接見若輩警廳中人也無已故予於今晨遣此二人令於途中遺橘皮畫十字君見二人行動鬼祟勢必尾之至此實則此橘皮卽請君枉駕之請帖也言次卽移一椅肅之坐曰先生請少安毋躁甘轂侔至此始悟其人實爲亞森羅蘋因蹙額曰汝又來戲弄予耶羅蘋曰屈駕至此實爲第一次也何得云又旣笑曰噫予知之矣曩日馬丹都卡爾以電話趣君至貝丁路會予不俟駕至而予已行是誠歉然來日設遇此等事予當多俟幾時以贖前愆甘轂侔受其嘲笑乃怒不可遏而羅蘋仍夷然曰先生此屋佳乎此屋本爲陸希能公爵別墅然公爵未嘗居此予以此地頗幽靜遂請公爵以三層樓賃予今樓下猶無人居唯前庭一隅則租於漆肆暨一畫匠而已予此裝束似爲俄國貴顯實則鄰居盡知予爲退職之閣員都伯爾也予以社會上唯此輩閭員最濫每不注意

遂冒其名。又曰甘聾侔先生。今茲邀君枉顧。實欲以誠意奉白一事。君亦願聞之乎。甘聾侔至是始就坐橋上。莊容曰。果有正事趣言之。惟母絮。絮徒耗予之光陰。羅蘋曰。然則假予五分鐘之時間。當爲君言之。君亦欲吸雪茄乎。弗欲則吾亦不吸矣。言次。遂曰。一千五百九十九年十月十七號。是日天氣明媚。言至此忽又改其辭。曰。此事實無須自亨利第四時代新橋歷史述起。蓋君於法蘭西掌故未必熟諳。言之徒亂君意。予當卽入正文。昨夜半一點鐘時。有船過新橋左岸末穹門之時。舟人突聞有物鏗然落其船上。舟人異而覘之。則一新聞紙包裹物也。船上之犬已立抓其包裹而嗅。新聞紙包皮遂破。其中物件。乃均落於河中。言次復指桌上曰。今所餘者祇此。新聞紙碎片。厚玻璃墨壺碎玻。璃一片。硬紙片。屑數塊。紅綢一方。一端結有纓絡。此外已付波臣矣。以舟人與。予友素識。今日黎明。乃託友人捧此數物。至予許。囑予偵察其事。甘聾侔先生與。

君於此事有何見教。甘聾侔不答。而其神氣至爲嚴肅。羅瀟笑曰。以予思之。此事亦殊易解。請畢吾辭。又曰。在君之意。以爲偵探之事。祇應君輩。警廳中人爲之。他人不應。越俎。然予積習已久。固以私家偵探。自命。世界上每出奇案。予必欲插身其間。一探底蘊。固不獨於此事爲然。予於此案第一事。知擲此包者。實欲投入。蓋因河底君視墨壺。非沈重。而繫有長繩者乎。第二事。則此案發生。當在昨夕九點與十二點鐘之間。蓋予視報紙。實爲昨日刊行。而報紙上。且刊晚報。字樣黏有黃色簽條。條上又有油印。予乃決定此報必郵。差於九點時一班。遞出此案。主要則一少年男子殺斃一青年女郎也。男子與女郎素識。且有情愫。男子先用刀猛戳兩下。女郎遽仆。遂爲男子扼斃。男子衣服麗都。舉止華貴。且好賽馬。蓄有馬匹。蓋予視報紙所刊。多紀賽馬。而墨壺上所繫之繩。亦爲編製。韁繩所用者也。且予視碎玻片上。鑿有小孔。知爲獨目鏡。鏡片行兇時失手。

墮碎人戴獨目鏡者其人必華貴衣服麗都可知女郎衣服亦殊麗都然好特
色此紅綢一方實爲肩巾之一半御紅肩巾者其人喜特色可知少年行兇之
時二人方取食牛乳糖之類蓋察此硬紙片知爲糖果之匣而牛乳糖屑且黏
紙上是則二人雅有情愫可知而予復於紅巾之上察得血點或者兇手揩擦
手上血污或刀上血漬乃以剪剪下欲一併擲入河中者予所知者祇此君但
一僨少年何以斃此女郎且僨少年果爲何人則罪人斯得案且破矣在君之
意必將謂予此案予既知之如是其詳則僨得兇手之後正可訛許一注資財
何必卸責於汝然君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蓋予邇來事冗何暇及此卽如倫敦
出一盜案魯桑出一竊案馬賽則有兩孩童誤換之案目前更有一女郎垂斃
均須待予料理而昨夕出現之案又極重要何能擱置不理予乃自念此案何
弗託予摯友甘聰偉先生處理必能勝任而君破此案之後必大得社會讚許

而予一則可贖前愆一則更對於老友可稍效微勞也故於今且命兩人於八點鐘時伺君於途導君至此未及九點君果責臨今予已以案中關鍵告之君矣而被害者爲何如人君亦不難推想而知以我思之被害之人殆爲舞臺歌女或爲跳舞女郎蓋觀其紅巾必不出此兩種人物也言至此一手支椅上目注甘聾侔曰予之爲此實爲一片誠意君勿謂予有意欺弄君也今予所得各物悉數奉君君可攜歸加以研究惟此紅巾則存予處其餘一半君如於被害人身畔檢得之後可至予許核對視其適合與否予日來尙須遠出君可於四星期後即十二月廿九日至此必能相值惟君須知兇手必居新橋左岸君現已全題在握要不難於破案別矣老友又曰甘聾侔先生君捕戴獨目鏡兇手之時並須慎防予視兇手實孔武有力且慣用左手幸勿孟浪致受其虧言次已啟戶出當羅蘋絮絮言時甘聾侔坐而靜聽不贊一辭及見羅蘋出則置諸

物不顧亦卽躍起追之以爲今日亞森羅蘋自投羅網必落予手掌中矣迨啟戶則門已嚴扃百旋不啟似有秘密關鍵旋擒去螺旋則已費十分鐘矣至廳事門又嚴扃視其門鍵與前同式遂又捨去螺旋下樓之時已費三十分鐘遂喟喟曰可惡哉羅蘋今日又被漏網矣行抵奧弗濱三十六號刑事偵探部時卽有探目入報曰適才領袖召君甘聶侔曰領袖何事曰不知但言事極重要大約出有兇案君可往勃柰路見之甘聶侔聞語哆其唇曰天乎言次卽匆匆出二十分鐘後甘聶侔已出地底車站向勃柰路疾趨方抵一低屋前卽有守門警察引之入及登第二層樓入一室卽見檢察官及刑事偵探部領袖與區內醫生俱在一少年女郎已死臥沙發上胸際有刀痕二血污滿衣一紅巾半握手中室中箱篋盡開悉被翻亂無何醫生向檢察官曰死者先被兇手刀傷後將死者縊斃甘聶侔詫呼曰天乎檢察官駁醫生曰死者既被縊而死頸間

何無縫痕。醫生曰。兇手用手絹或絲巾縫之。刑事偵探部領袖曰。醫生言當死者手中紅巾殆即兇手用爲縫之之物。女郎以用力抗拒故此巾猶緊握掌中。檢察官曰。此巾何祇一半領袖曰。兇手殆取此巾揩擦刀上血污故遂剪去其半耳。甘聶侔又自低聲曰。天乎羅蘋偵察之技何其神也。而領袖都德已接言曰。女郎名蘇緋。爲舞臺中歌女。技雖平庸然其貌殊美。頗能觸動社會聲譽。藉甚女郎初不名蘇緋。二年之。前嘗往俄羅斯獻技。得彼邦朝貴稱許。贈以寶石一顆。彼邦稱寶石曰蘇緋女郎。得此殊榮。回國之後。遂改其名。然女郎爲防衛己身。起見。嘗藏其寶石。不御。檢察官曰。然則寶石所藏之處。外人亦知之乎。曰否。無人能知。卽其近侍女傭亦不知其寶藏所在。今兇手殺害死者。或爲行劫寶石。起意然視其翻箱倒匱之狀。則兇手實亦不知寶藏所在。檢察官曰。兇手何如。人亦有線索否。曰。此時尙無頭緒。及見甘聶侔曳其衣至一隅。因白君於。

此案有所發明乎。甘蟲侔曰。無之。但此種兇案至多。歷來每難弋獲。以此例彼。此案必亦棘手。領袖曰。頃予詢之女傭。謂一月以來有一男子。每晚俟女郎於十點半鐘歸室之後。必至此間與蘇紳閒談。至午夜始歸。男子入門時。必提其衣領下其冠簪。且入後女郎必屏去。近侍喁喁私語。聞主人言。男子實至華貴。且將娶已云云者。吾人苟得捕此男子。案卽破矣。甘蟲侔曰。男子亦留有可疑之跡徵乎。曰。無之。可知。兇手實至狡猾。然吾人亦當設法對付。此案一破。吾儕殊有光也。然此事終須仗君大力。甘蟲侔不對。既又自語曰。吾可設誓。言至此。忽止。領袖曰。汝可設誓。兇手必能成擒乎。甘蟲侔如不聞。領袖曰。視君神色。倉皇。豈已有所知乎。甘蟲侔曰。吾尙無所知。言次已下樓去。適才亞森羅蘋之言。遂盤旋於腦中。半晌又自語曰。吾必設誓。置羅蘋之言於不問。用吾腦力。自闢蹊徑。緝捕兇手。庶不致爲敵人所竊笑。且言且行。信步所之。及一昂首不

覺已抵蘇倫路矣。而亞森羅蘋所居之三層樓屋已巍然在望。及抵門次。因念此案或即爲亞森羅蘋所犯。亦未可知。蓋於此屋中一尋線索。因即入門。登樓至第三層。則門方洞啟。室中杳無一人。適間諸物悉陳桌上。甘聾侔一一取而懷之。因復搜尋各室。殊無跡兆。可尋。遂回至勃柰路。念此事當先從餅肆入手。見聖拉柴門左近有一餅肆。一餅師方碌碌工作。遂出餅匣紙片出示。餅師視之。謂是式匣紙。果爲其肆中物。詢之。肆中女夥謂於昨夕有一少年購餅。實用此紙匣。至少年面貌。因其衣領提高。未可得見。惟此人害目戴獨鏡云。云甘聾侔出餅肆。又以新聞紙碎片示販報者。販報者一見即識。此報爲賽馬畫報。甘聾侔立往報館。命館中人取定報名冊出示。凡見定報人住址。在新橋左近者。一一摘記於冊。迨歸刑事偵探部。遣其部下五六人。往新橋左近偵探。閱畫報。諸人狀貌行動。諸人奉命去。夜七時返。命曰居新橋。左岸凹汀濱。漢萊渭最。

爲可疑據彼司閻人云主人最喜賽馬蓄有駿馬數匹平時曾定閱賽馬畫報一份且謂主人每戴一獨目鏡昨夕司閻人以所接畫報及函札授濮萊渭濮卽挾之而出至夜半始歸甘聶侔聞言益驚駭念彼亞森羅蘋抑何消息靈通乃爾至其理想更不可及遂入見領袖曰都德先生君有拘票乎都德曰君是否已獲罪人曰然都德詫曰君何神速乃爾汝果用何法偵得甘聶侔經此一詰心懷內怍不禁紅漲於頰旣而囁嚅曰偶觸機耳領袖固詰之則曰今日有舟人以數物授予謂昨夕有人欲以此物投入賽因河底不期落其船中予視其物實可用爲線索因就觀察所得參以理想加以偵查卒得兇手領袖俟其述旣距躍曰君何謙抑乃爾是豈觸機所能致哉君處理各案當以此次成績爲最佳涉危須捕得兇手此案且告結束矣甘聶侔遂率部下諸人馳往凹汀濱旣至濮萊渭寓所門外卽遇司閻之女傭甘聶侔略一詢之嫗謂濮萊渭先

生方出外。晚餐餐後必歸。不久當至。時當以暗號示君。言次。探首窗外。甘蠶侔。則命其部下伏於門外。有頃。一少年蹣跚自街頭至。嫗忽吹警笛。甘蠶侔立奔其前。曰足下卽漢萊渭先生乎。其人曰然。甘蠶侔曰吾將行。漢萊渭見多人蜂擁而至。則不俟其辭畢。卽大聲斥曰吾不識若輩爲誰。言次。一躍上階。背隣居之門而立。右手揚其手杖。左手入於背後。甘蠶侔覩狀。思此人將推門入矣。旣視其左手方探衣袋。斗憶亞森羅蘋之言。謂兇手孔武。有力慣用左手。今探衣袋。殆取手鎗。思至此。立僵其身。此時鎗聲果作。連發兩鎗。俱掠項而過。甘蠶侔已出鎗。在手。猱進以柄猛擊其顱。漢萊渭立仆。遂成擒。檢其寓舍。獲韁繩。一細核。與繫於墨壺上者同式。此外又有小刀數柄。又偵得漢萊渭之真名姓。實爲湯魯格。平日素不安分。確爲兇手可知。此消息傳出之後。各報紙上競相稱。許謂甘蠶侔破案神速。聲譽鵠起。甘蠶侔則深感亞森羅蘋不置然殊不幸。

至第八日公開審判之日案情頓翻預審之時漢萊渭一無口供并有律師出庭爲之辯護謂蘇紺被殺之夕被告實在巴黎劇場觀劇且指被告大衣袋中搜得之戲票及戲目爲證法官視其日期適與是夕符合遂與律師辯論謂此項證據安知不預先佈置不足爲證律師請證明其說則法官亦無辭以對及傳餅肆女夥及蘇紳侍者見證僉謂少年面貌雖與被告相肖然不能決定其即爲被告漢萊渭則更供與蘇紳絕不相識甘聶侔至是始起而申辯謂被告旣非兇手何於逮捕之時開鎗拒捕漢萊渭侃侃自辯謂當夜見人數衆多疑爲暴徒行劫爲自己防衛起見不能不開鎗抵禦法官又詢甘聶侔寶石下落甘聶侔謂搜遍死者箱篋并被告寓所均未尋得或者爲被告所匿亦未可知法官曰此不能以莫須有三字入人之罪必得贓證始能定其是非至是遂宣告繼續偵查退庭於是日復一日卒不能獲寶石下落一日法官謂甘聶侔曰

所失紅巾之一半其上必有血跡及兇手指印得之亦可證明兇手是否其人。甘聶侔固亦知紅巾實爲案中要證然此要證已爲惡作劇之亞森羅蘋攜去。偷亞森羅蘋一往無踪長此不得則案懸不結法官必將兇手釋放豈非貽人笑柄。曩日報紙稱許己者將一變而爲唾罵矣因念亞森羅蘋固約於廿九日取此紅巾亞森羅蘋信人決不自食其言則紅巾必有著落之日遂謂法官曰君且放心紅巾予終必能得之法官曰然須迅速甘聶侔唯唯而退至廿八日法官又傳甘聶侔曰君至明日倘仍不以紅巾交予予亦不能再待唯有將漢萊渭釋放另緝兇手矣甘聶侔曰予於明日必能以紅巾呈君唯留置之一半須暫時交予法官遂導入私室出巾授之曰君探索多日迄未能得而謂明日果可必得乎甘聶侔支吾而出乃念亞森羅蘋言必有信其約予必於明日相會者其中必有理由惟其理由何在則不得而知其人狡詭百出或意存揶揄。

有意給我亦未可知。然予以紅巾之故，則又不得不往。遂卽馳往蘇倫路細察。陸希訥公爵別墅，知除前門外，別無出路。明晨匿實彈之，手鎗於袋，率部下十人同往至蘇倫路，遣其部下入對街咖啡館中復告諸人曰：設見對屋三層樓窗玻璃碎者，汝儕當卽擁上倫予入一小時後，不見予出者，亦如之見。有人自屋內逃出者，必盡力逮捕，毋任漏網。衆唯唯。甘聾侔逕自上樓，及抵三層樓室中，乃聞其無人，因自語曰：亞森羅蘋殆有所懾，今日爽約矣。詎言甫出口，而背後已有人出聲曰：甘聾侔先生失言矣。甘聾侔廻身視之，見來者爲一漆匠，衣長袍，漆污狼藉，甘聾侔方欲敷口問訊，而來者已接言曰：予卽羅蘋，方在樓下工作。諸匠已往晨餐，今上樓不圖君已先吾而至，言次作鷗鷺笑。旣而又曰：予之於紅巾案中，見解雖不能謂爲一無罣漏，然而自問，實高出君上。予所臆料無不盡。申君乃一遵予意而行，亦可教也。女郎之一半紅巾，君亦攜之至乎？甘

蟲侔曰至矣言次出紅巾示之羅蘋亦出紅巾半方展與相核則邊際刀口兩
適符合甘蟲侔方欲詢問羅蘋忽曰此室黝暗盍至隔壁檢示巾上血跡言次
即導甘蟲侔入隔壁羅蘋取巾張之窗上曰君視之巾上非有指印乎此爲左
手之印故吾嘗告汝兇手慣用左手甘蟲侔視之大喜自思得此之後案且立
定即取而匿之袋中羅蘋曰老友蘇緝之女傭亦嘗告君一事乎蘇緝之針黹
極精凡其所御衣服無不自製而巾上之縷絡亦出其手予嘗於網絡中得有
一物大如徽章上繪神像此物與兇案無關或者女郎用爲驅邪者耳又曰汝
所持來之紅巾盍假予一觀當即返君甘蟲侔出巾與之羅蘋接視曰巾上所
結網絡君視之可稱工細極矣此必女郎繃於木架上自爲結絡者言次以網
絡一角鼓之茶杯上散其線結解忽現寶石一顆羅蘋握諸手中曰甘蟲侔
先生汝儕祇能因人成事不知推想案情抑何愚哉須知女郎此巾至死不釋

其中必有原因。予固知殺蘇紺者必爲劫取寶石。然兇手旣未劫得蘇紺。室中又徧覓不獲。則必藏之紅巾中。可知。然細察予之一半。其中空無所有。意必匿之。女郎手持之半巾中。又可知。故予四星期以來。盼予忠義之犬銜此紅巾以還其主人久矣。不料君今日果至。君誠可兒哉。甘聶侔大怒。曰趣以寶石返予。否則。羅蘋曰。否則如何。予邀君至。豈不知予有目的所在乎。予之目的即爲此也。甘聶侔趨至窗次。方欲招呼部下。不料此窗實對後院。遂又奔至門次。旋其門鍵而門不啟。羅蘋大笑。曰汝豈不知此中有秘密關鍵。汝聰明人。何屢屢受予侮弄乎。甘聶侔立出手鎗怒吼。曰趣舉而手。羅蘋如言高舉其臂。復冷然。曰汝又受予之給矣。卽開汝鎗。亦屬徒然。蓋汝管家婦嘉姆爲予同黨。當汝晨餐時。已以空彈易汝鎗子。其中無藥。又焉能發言次。鼓掌大笑。甘聶侔不禁愕然。遂匿其鎗。又鑒於人與亞森。羅蘋對敵者必無勝理。未敢直前捉之。而亞森。

羅蘋已毅然曰予以汝爲老友故以此案顛末告汝兇手果一舉成擒而汝得享盛名不久且臻擢高職年老退職後嘉汝之功并可獲得養老金以度安閒歲月汝於此案所得如是之優何必再欲得此寶石乎且予事前曾警告汝謂彼兇犯慣用左手汝乃預先戒備得以無恙否則汝之生命已早休矣汝今者反欲與我爲難毋亦所謂以怨報德者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吾實爲汝羞之言次欲敲門出甘聶侔阻之羅蘋飽以一拳從容而出出時且大笑不置二十分鐘之後甘聶侔出門下樓其部下一人授以一紙曰頃者有一漆匠以一函匿予手中囑予呈之領袖未言名姓或者卽呈之君者甘聶侔氣吁吁然啟之則見其函用鉛筆書曰

孺子汝毋過信人言卽出諸口羅蘋口吻者汝亦豈可盡信汝之手鎗不論其爲空彈興否當時試一開之自亦何害汝何計不及此今則無及矣汝

管家婦嘉姆願汝仍信其爲可恃之人也汝忠信之友亞森羅蘋上

車中怪客

亞森羅蘋曰予應友人之招遂於凌晨自巴黎乘早車往羅恩途中抵一小站有旅客七人入予室中七人中有五人吸菸煙氣磅礴中人欲曖予乃攜大衣及新聞紙並旅行指南避入隔室室中坐一女郎見予入則蹙其額似甚厭惡予者既而引目以視室外於時一少年方立踏板上以狀度之似其夫也因見其厭惡予狀遂亦注目於予覺予不類下流社會中人則卽趨前與女郎低語似慰藉之者語旣一笑女郎得其慰藉心始釋然亦向予嫣然一笑其意若曰君固爲端人予亦不妨與汝同處二二小時而少年已出聲曰吾愛恕予予因有要約不克送汝之行語旣向之親吻而去下車之後更於窗外振巾爲別女郎亦出素絹廳之汽笛旣鳴車乃轆轤而馳此時又忽一男子闖然入女郎方

置行李於鐵架上及見男子則大驚卽穎然倒坐椅上曰噫予爲之一愕視彼來客入時雖至鹩莽然視其爲人實非下流衣服麗都領結手套亦殊整潔神宇尤至端重覺其面貌頗熟然於何處曾一見之則一時不能記憶此時來客已與女郎對坐且向女郎注視不少瞬而女郎面色則已白如死灰既而伸其一手向座位之上取其手藝置之膝上取時手顫不已似恐對座之客攫取之者時予目光不期與之互射覺其眼角之中滿含恐怖予因語之曰女士汝殆有所不豫乎女郎不答但伸一指指其對坐之客予因自撫其胸低聲曰有我在汝可無懼言時似已爲客所聞則卽廻首視予只一瞬卽自隱几假寐默不作聲有頃女郎微語予曰君不知渠在車中乎予曰渠爲誰曰亞森羅蘋耳女郎言時似專爲對坐之人而發來客聞語則略昂首取冠覆其額上仍復假寐予因謂女郎曰亞森羅蘋乎昨日法庭之上不已缺席判決爲監禁二十年耶

但報紙揭載則謂亞森羅蘋已自桑德越獄出遁往土耳其過冬云云女郎曰否此人實在車中吾夫爲監獄官故知之甚詳又曰車站稽查員正在車中搜查亞森羅蘋也予曰以我思之亦殊未確女郎曰有人親見其購往羅恩之車票予曰果爾捕之實殊易易女郎曰購票之後影踪遂杳查票人於待車室中查票之時實未見此人車站中人則謂此人實自車站後門逸出從別一月臺躍登後十分快車之中予曰然則此人不在車中明矣女郎曰否兩車實相距連安知其不已躍入此車之中予曰車到羅恩之時一舉手之勞必成擒矣女郎曰此殊未必蓋此人神通廣大終必有法可以兔脫今在車中吾人實須預爲戒備言次驚悸不定予曰湊巧之事固在在有之汝但放心今日亞森羅蘋縱在車內亦唯自保其安寧決其無暇可以仇及於汝女郎似仍不信然已緘口不言殆恐予厭其曉曉也予遂翻閱報上所載昨日法庭判決亞森羅蘋之

事然已陳腐殊不足觀而苦於昨夜失眠不覺低頭欲睡女郎立攫予手中手報紙去作怨恨聲曰汝欲入睡耶予曰否汝儘放心決弗睡去女郎曰此事實宜慎之切弗入睡予乃力與睡魔抵抗力張予目憑窗眺覽野景復昂首以覘天色時雲霧漫天欲雨未雨凝盼未久而車中男子以及女郎都已幻爲無影無踪蓋予已入睡鄉矣且作一夢有生翅之人飛於空中翅上鐫有亞森羅蘋數字肩荷珍寶纍纍未幾飛入各家屋內劫得珍寶而出仍飛空中顧愈飛愈近忽而掠入車中向予直撲予大驚而醒而予咽喉已爲同車之男子所扼時予已無抵抗力第覺額際筋肉跳動呼吸抑塞喉間格格作響嗟夫設再扼予十分鐘者予必死矣男子見予垂斃則釋其手一手握手腕一手出繩縛予兩手復取絮團塞入予口至是予乃不能一聲亦且不能一動惟視此人舉動從容不迫態度又復冷雋殆不愧爲罪犯中之斲輪老手而予則已成爲囊中

之。鼈衣袋中皮匣。任其搜去。嗟夫。予橫行數十年。無人敢擾。一日竟遇是人。以予困人之法。轉以困予。使予嘗此風味。亦可憤矣。而對座之女郎。則顫駭已無人色。男子遂前攬其手。囊女郎駭極。亟自持其指環。以奉男子。男子接指環時。向之一笑。女郎遂暎去。男子則夷然歸坐。出捲煙吸之。復出劫得各物。細玩面現得色。予則大忿。自思失去一萬二千法郎鈔幣及皮匣中諸物。尙爲暫時之損失。不久必能追返。惟此時兩手被縛。火車抵站之時。予將如何脫身。因是懊喪。欲絕。當予赴聖拉柴門車站之時。予固知必惹人注目。蓋羅恩友人。但知予名爲鄧白。脫而予友往往謂予貌酷肖亞森羅蘋。故予啟行之先。乃不能任意化裝。車抵羅恩站時。警廳必派警察守候。將奈之何。嗟夫。此人亦知予爲亞森羅蘋否耶。予方自念。間火車已過。樊爾蒙及聖勃爾。各小站抵站之時。一不停頓。予念此人劫予財物。其目的果何在。室中祇吾兩人。則抵車站之時。此人固

可安然下車。毋庸防予。但有一女郎在當其閉門下車之時。不虞女郎呼。叫乎。然則此人何不並女郎而縛之。此著實爲予所弗解。而其人則方吸其捲煙。憑窗眺覽。閒然自得。且又取予之旅行指南翻閱消閒。此時女郎雖已甦。惟恐遭其凌暴。佯作未甦。旋因捲煙之霧刺其鼻觀。乃作咳聲。俄聞前車有人語曰。抵聖依丁站矣。男子聞語。忽起立趨向吾前。此時雨點拍窗而入。其人乃於予一方面。抽下一窗似以未攜雨具。皺眉蹙額。及見架上有女郎之傘。則卽據爲己。有。又。取。予。之。大。衣。披。之。當。車。過。賽。因。河。橋。時。忽。翻。轉。袴。脚。僂。身。窗外。予。思。車。行。迅。疾。此。人。豈。能。自。窗。櫺。躍。出。耶。無。何。全。室。黑。暗。至。於。不。辨。五。指。予。知。車。已。馳。入。聖。加。德。陵。隧。道。矣。其。人。遂。開。門。出。下。其。一。足。於。踏。板。上。予。暗。念。此。人。殆。已。癟。發。車。行。既。迅。隧。道。中。煙。霧。迷。漫。又。甚。黑。暗。如。於。此。時。躍。下。勢。必。跌。仆。而。死。未。幾。車。行。驟。緩。予。乃。頓。憶。道。中。工。人。方。在。修。理。猶。未。竣。工。此。人。殆。必。知。之。已。而。果。見。其。

一足又下安然躍出車外矣。躍時且闔室門旋回門鍵意態至爲暇整有頃火車出隧道外室中豁然開朗再過一隧道卽抵羅恩矣。女郎初則昏昏如睡至是乃如夢中驚醒嗚嗚而哭。予因對之點首作哀求狀。女郎會意卽爲予去口中棉絮且欲爲予解縛。予乃卻之曰此事須俟警察勘驗俾得線索易於緝捕。女郎曰此時予須掣鈴招呼車中員司至乎。予曰晏矣當予被縛之時則爲良好之機會今則已不及矣。女郎曰當時予若掣鈴則予必遭殺死然今則予物已盡被劫去可復奈何。予曰勿急警察必能捕得之。女郎曰警察能捕亞森羅贓耶此殊未必。予曰女士或者能之惟須仗汝力耳。女士聽之車抵羅恩站時汝先高聲狂呼謂室中出事并約略申訴。予被捆縛時之情形而汝述亞森羅蘋狀貌之時則謂戴軟呢帽穿灰色大衣手攜一傘并謂此傘卽擗自汝者。女郎曰予更當述大衣卽爲汝物。予曰否大衣非予之物實彼自有者耳。女士識

之。第。一。汝。當。告。彼。警。察。以。名。字。彼。既。知。尊。夫。現。爲。獄。官。則。緝。捕。之。事。自。當。加。慎。
言。次。車。將。抵。站。女。郎。乃。如。予。言。憑。窗。而。坐。予。又。朗。聲。重。述。前。言。使。字。字。嵌。入。腦。
中。無。有。遺。忘。復。曰。汝。更。當。以。予。名。字。白。之。警。察。予。名。鄧。白。脫。汝。不。妨。謂。爲。汝。所。
素。識。者。蓋。吾。人。亟。須。緝。捕。亞。森。羅。蘋。而。警。察。遇。事。每。多。迂。緩。得。汝。此。言。必。可。省。
卻。一。番。周。折。汝。但。謂。予。爲。尊。夫。之。友。人。可。也。女。郎。頻。領。其。首。停。車。後。即。狂。呼。曰。
亞。森。羅。蘋。劫。予。物。矣。又。曰。噫。予。兄。至。矣。言。次。向。予。曰。予。兄。名。喬。安。魯。羅。恩。銀。行。
之。總。理。也。語。既。一。少。年。翩。然。入。向。女。郎。接。吻。此。時。警。長。亦。入。少。年。即。與。警。長。致。
禮。女。郎。則。哭。泣。曰。長。官。今。日。亞。森。羅。蘋。與。吾。人。同。室。而。坐。乘。此。君。睡。熟。時。即。乘。
機。縛。其。兩。手。攫。予。手。囊。而。去。此。君。乃。予。夫。之。友。鄧。白。脫。也。予。名。李。柰。予。夫。則。爲。
獄。官。警。長。曰。亞。森。羅。蘋。今。何。往。哉。曰。車。過。賽。因。河。橋。馳。入。聖。加。德。陵。隧。道。時。即。
下。車。遁。矣。警。長。曰。其。人。確。爲。亞。森。羅。蘋。乎。李。柰。曰。確。也。今。日。有。人。親。見。其。在。聖。

拉。柴。門。車。站。戴。軟。呢。帽。穿。灰。色。大。衣。警。長。指。予。帽。曰。據。凹。黎。來。電。謂。亞。森。羅。蘋。
所。戴。之。帽。實。爲。硬。胎。有。類。此。式。而。大。衣。固。作。灰。色。且。有。剪。絨。之。領。李。柰。欵。然。曰。
吾。見。其。大。衣。之。上。固。有。剪。絨。領。也。此。語。出。予。心。始。釋。警。察。數。人。且。碌。碌。爲。予。釋。
縛。予。則。乘。機。敵。予。之。脣。脣。皮。既。破。則。暗。以。素。巾。拭。之。血。點。乃。沾。滿。串。上。復。俯。首。
噏。聲。曰。此。人。確。爲。亞。森。羅。蘋。追。之。猶。可。及。也。卽。予。亦。願。效。微。勞。襄。助。長。官。警。長。
不。答。但。自。細。加。勘。驗。且。命。吾。人。所。坐。一。輛。列。車。放。下。餘。車。則。開。赴。哈。佛。吾。人。
乃。卽。下。車。步。上。月。臺。聚。而。觀。者。甚。衆。吾。乃。排。衆。入。站。長。室。中。聽。候。警。長。盤。詰。予。
心。頗。欲。覓。予。預。約。之。汽。車。而。遁。深。恐。巴。黎。再。有。電。至。必。被。窺。破。則。予。誠。殆。矣。惟。
患。遁。逃。之。後。一。任。暴。徒。遠。颺。亦。殊。不。值。然。予。於。此。間。途。徑。不。諳。卽。欲。追。踪。其。人。
實。亦。非。易。沈。思。有。頃。不。如。利。用。警。察。逮。捕。其。人。計。亦。良。得。半。晌。警。長。乃。問。及。予。
矣。予。曰。長。官。今。亞。森。羅。蘋。在。逃。須。卽。著。手。緝。捕。予。有。汽。車。停。於。車。站。長。官。亦。願。

與予同車。警長不待予辭畢，即嗤然笑曰：汝之計畫固佳，然予已遣人實行矣。予曰：已遣人追捕耶？曰：然。予已遣兩警吏馳赴聖加德陵隧道，察其踪跡。予聳肩曰：此實徒然，決不能得其線索。蓋亞森羅蘋思慮周詳，其出隧道之時，決不使人見之。警長曰：此人必至羅恩，俟其一到，終能捕之。予曰：此人未必至羅恩也。吾意必至達恩車站，再過廿二分鐘，在十點五十分時，當乘車往阿美恩。警長曰：汝何以知之？予曰：此事實至簡單。當亞森羅蘋未下車時，嘗翻閱予之旅行指南，蓋其心中必躊躇，下車之後，當乘何路之車為妥耳。頃予翻閱之，下。此時固有火車自達恩車站開往阿美恩者。警長聞之，悄然曰：汝眼光殊遠，到推測亦極敏捷，不圖汝於此等事亦為斷輪老手也。此語出予乃大窘，深悔一時縱興，以致盡量傾述，斯時且覺警長引目注予，幸予所攝小影，張張不同，不致啟其疑竇。然予視其神氣，方自猶疑不定，態度亦至冷雋，乃如芒刺著背。

不知前途利害。若何。遂强作笑容曰。予因失去皮匣。故不覺。較衆留意。長官果肯遣部下兩人助予。或者李柰亦懲惡之。曰。長官姑從鄧白脫先生之請。亦殊無傷。此語出警長之疑雲全消。蓋此鄧白脫數字出之。予口。警長或猶不信。今出之獄。官夫人之口。尙有何疑。李柰誠爲予之恩人矣。而警長已囁然曰。吾人固須逮捕亞森羅蘋。汝今肯協助甚堪嘉許。言次。即送予上車。復遣其部下兩偵探與予同往。一名麥沙。一名戴洛。兩人即坐車箱中。予乃坐於車首。按機輪軸一轉。即風馳電掣。馳出車站之外。予不覺心花怒放。知前途已化險爲夷矣。予所坐汽車。有三十五匹馬力。速率實無倫比。車中無事。輒作遐想。以予亞森羅蘋緝捕亞森羅蘋。實堪大嘆。而車中偵探本爲法律代表。今反爲予亞森羅蘋之保護人。則更可笑矣。是間途徑。本不熟諳。兩偵探爲予指點。遂得一往。無阻。惟予自思。如果捕得其人。而予皮匣中物設爲兩偵探窺見。則事且立敗。

又將奈何。幸予車抵達恩車站時。火車已於三分鐘前。開赴阿美恩矣。詢之。站長果有一人。衣灰色大衣。購二等車票。乘往阿美恩。戴洛謂此次快車再過十九分鐘。則至芒魯塞站。車抵彼間時。苟吾人不能先時而至。則亞森羅蘋必自阿美恩折赴克洛斯。往利愛浦。或至巴黎。予曰。此間去芒魯塞站幾何里。曰十四里。有半日程。則十九分鐘時間。吾車尚可及。言次。遂開足速。率疾馳而行。予自遇想綜。予生平堂皇以偵探自居者。實以此爲第一次。而所臆悉中。則尤愉快無比。半里之後。予車已馳及。遂與火車並行。馳抵車站。適火車亦至。見下車之人數極寥寥。並無亞森羅蘋在內。予遂與兩探上火車搜捕。亦無踪跡。予曰。亞森羅蘋必因窺見吾車之故。遂於半途遁逃。及詢車守。則謂火車離站二百碼。經過高隄之時。果有一旅客躍出。伏於軌道交叉處。予聞言。遂舉步狂奔。兩偵探亦疾奔於後。麥沙最矯健。竟已奔出。予前暴徒見吾人追。

至。則。亦。疾。奔。跳。出。矮。籬。疾。上。山。坡。直。入。樹。林。予。與。戴。洛。至。樹。林。時。麥。沙。因。恐。吾。
人。失。散。方。立。林。口。相。俟。予。曰。汝。立。此。佳。也。亞。森。羅。蘋。經。吾。等。一。番。追。逐。必。已。疲。
憊。要。無。脫。身。之。術。矣。言。次。卽。於。林。外。細。視。心。中。則。思。予。當。如。何。遣。開。兩。人。使。予。
一。人。追。捕。忽。靈。機。頓。觸。遂。謂。麥。沙。曰。汝。立。左。側。戴。洛。立。右。側。予。則。立。於。中。央。一。
俟。亞。森。羅。蘋。奔。出。林。外。時。吾。等。可。一。舉。成。擒。設。渠。不。出。予。亦。當。入。林。捕。之。予。入。
林。後。如。遇。危。險。則。以。鎗。聲。爲。號。汝。儕。可。入。林。協。助。兩。偵。探。以。予。肯。冒。險。而。捕。得。
亞。森。羅。蘋。之。功。固。當。仍。屬。諸。彼。故。均。首。肯。予。乃。先。入。林。中。入。時。至。爲。留。意。一。則。
恐。暴。徒。鬼。脫。一。則。防。彼。等。窺。破。林。木。雖。低。小。然。濃。枝。密。葉。須。僂。身。而。行。小。徑。縱。
橫。搜。索。殊。苦。久。之。踪。影。杳。然。又。出。林。外。見。曠。地。一。方。水。草。沮。洳。足。印。極。顯。予。循。
足。跡。行。抵。一。小。阜。有。泥。屋。數。椽。矗。立。阜。上。予。料。暴。徒。必。伏。處。屋。內。遂。匍。匐。上。突。
見。暴。徒。立。屋。次。以。背。向。予。予。遂。一。躍。而。前。乘。其。不。備。攔。截。其。腰。其。人。初。欲。開。鎗。

然已爲予。按之。乍地。予握其一手。跨其胸間。低語曰。汝聽之。予卽亞森羅蘋趣以皮匣及女郎手囊返予。予可救汝。不使警察所捕。其人曰諾。予曰佳。汝今日所施手腕不類凡庸。汝誠健者。予當引汝爲朋友。言次。予起身詎其人。突出利刃。迎面刺予。予不俟其至。立奪其刃。一手則猛擊其頤。其人遂暈仆。搜之。則皮匣手囊俱在。更搜其衣袋。又得一信封。面書爲波安萊斗。憶其人。卽在都理場福登路。手刃台爾蒲母女三人之兇手也。予乃以二百法郎之鈔幣更取予名刺。書數字於上。曰亞森羅蘋。犒賞得力。之助手麥沙。及戴洛盛。之信袋。置諸屋內。中央桌上。使兩探易於觀見。女士李柰爲予恩人。故其手囊亦同置桌上。返還之。至囊中貴重之物。予悉取爲已有。僅留玳瑁梳。一柄胭脂。一方皮匣。一枚。蓋其夫旣爲政界中人。囊中所有珍寶。莫非民脂民膏。取之固無傷也。方佈置。間地上之人。已甦。予思此人。予既不能越俎處置。然又不必輕釋其人。遂取去。

其兇器發一空鎗疾奔下坡廿分鐘後已至十字路口覓得汽車疾馳行矣次日法蘭西日報上刊載特別新聞一則曰都理場兇犯波安森已於昨日爲亞森羅蘋在芒德魯塞捕獲被逮之原因因在巴黎與哈佛間於火車上劫奪監獄官夫人李柰之手囊其手囊已爲亞森羅蘋追返而同往之偵探兩名并獲亞森羅蘋之厚賞云

結婚指環

亞森羅蘋語予曰今日吾當與君一述結婚指環事矣予且效小說家言顛倒其辭以動君聽某年月日有林娜夫人者親其稚子之唇曰孺子當知汝祖母實非親愛汝者今日祖母招汝往汝當博其歡笑母使動怒言次又謂保姆曰一至薄暮汝可卽率之歸又曰主人今安在保姆曰主母伯爵方在書室中也言次已引孺子下樓去夫人則兀立窗次目送之遠見二人方至街上忽保姆

伸其一手曳孺子臂其舉動頗粗暴無禮方疑詫問二人已至歧途突有汽車一輛馳至遇二人卽戛然止有一人躍下曳二人登車疾馳而去夫人細視之見躍下者非他卽伯爵親信之傭人裴德也夫人知有變故亟披外衣欲奪門出顧門已外扃折入內闔之門又已深閉不得入急向樓下書室視之見伯爵方探首窗外爲狀至兇暴而眼角之中且帶殺氣夫人驚駭欲絕遂掣鈴以召侍者侍者不至夫人仍掣鈴不輟聲震全屋卒無應者蓋彼時所有臧獲伯爵盡遣之出矣頃之有聲鏘然伯爵已啟門入昂然立夫人之前夫人覩伯爵兇殘之狀全身爲顫欲語但牽其唇不能成聲伯爵忽扼其喉命之曰速默而口否則於汝不利夫人乃不敢聲頹然倒地穀觫如就屠之羊伯爵遂出布條數卷縛其手足數分鐘後此可憐之伯爵夫人已挺然臥於繡榻之上伯爵遂匆匆抽啟桌屨出紙一束逐一展視其中盡爲尋常通函及店肆帳單伯爵

聚而束之向夫人曰汝以爲此中無所秘要無關重要乎然吾已匿汝兒永不再見汝矣言次挾信函等扃戶而出彼時斐德已至夫人聞斐德與伯爵言曰彼首飾匠人明日當至事已萬妥伯爵曰佳令以明日十二點至言畢下樓至是夫人頓憶伯爵將臧獲盡行遣出使之明晚歸者其用意實爲算已之故今愛子又被藏匿自此母子離散相見爲難思至此不禁潛然淚下曰兒乎吾與爾竟從此長別無相見時乎言次力爲掙扎則覺右手縛弛是殆邀天之幸致使伯爵一時疎忽遂力出其手亟解纏縛久之縛解則亟起拔其窗栓探首外望冀遇途人籲救其厄於時時鐘方鳴八下一警察蹣跚步夫人方欲呼之而冷風一陣直刮其面腦筋爲之一清因念若報警察勢必對簿公庭於己實有不利弗如其已然呼救之聲已先出諸口幸而聲不甚高否則卽警察未聞伯爵必先聞聲而至凡人盛怒之時尙有無事不可爲者則己被殺亦意中事

耳。思至此深。自太息。頃之忽憶一事。希望之心。遂又頓熾。覺已尚有一救星。在遂趨至書架之次。翻閱架上書籍。至第六冊。於頁中獲一名刺。上書姓名曰樊。蒙名刺之一角。用鉛筆記其住址。爲貴族路。蓋夫人於數年前。嘗於宅中開一宴會。是日羣客之中。有一客對夫人曰。夫人如遇患難之時。予力可爲夫人幹。旋無論何時。夫人但以予名刺寄至者。予無不立時應命。而至言次。卽以書數冊授之。并告夫人曰。予之名刺。卽夾入書中。願夫人毋忘。當時夫人自思已身前途。但有幸福。絕無危難。是人之言。不免怪誕。遂一笑置之。庋書架上。及至今日忽念此人之言。遂翻取其名刺。復書數字。於上取信封。書寄貴族路樊蒙先生。復奔窗次。見樓下警察。猶躊躇未去。卽擲其信函於地。既擲。失望之心。又大熾。覺此事效力甚微。彼途人或不經意。踐之足底。則永無達到之日。卽或途人拾得之後。投入郵筒。然事隔數年。其人又安能如期而至。思至此。覺前途仍至。

晦暗。遂頹然坐下。隱約聞伯爵就餐之聲。既又聞蹀躞步入書室。然此種種都
不在意。惟念母子離別之苦。聚首之時或將俟。諸黃泉則不禁一慟而量比醒。
則夜已深。午鐘聲方報十二。下大地沈沈。萬籟都寂。間或一聞街上車聲。然終
不見樊蒙之至。自念前途又不禁埋首而哭。久之門鍵忽鏘然有聲。夫人愕眙。
以爲伯爵至矣。遂於室中覓一武器以備抵禦。武器未得。而一人已挺然入室。
夫人視之。愕然曰。噫嘻是汝耶。來者已足。恭曰。夫人予也。來者非他。卽爲樊蒙。
其人年事尙在。少壯衣晚禮服。冠高冠。大衣一襲。披諸手中。夫人曰。汝竟肯
樊蒙曰。吾有言在前。安肯自食。惟乞恕。吾來遲。因予甫於今晚接得夫人之信。
夫人曰。然則汝能脫予危厄歟。樊蒙曰。夫人有予在汝可毋懼。言次。視榻上棉
條。曰。伯爵曾用此縛夫人。錮之室中乎。然信函又如何寄遞。及見窗牖洞啟。則
又曰。吾知之矣。必自窗口擲下。然而窗又何弗卽閉。此則未免疎忽。言次。卽探

手鬪之夫人曰得毋懼爲伯爵所聞乎樊蒙曰予來時已於樓下遍覓未遇一人夫人曰豈伯爵已他出乎曰然茲方往見其太夫人也因予接信之後卽以電話矯太夫人命趣伯爵往予則迅至此間先隱於牆隅見伯爵果受予給於十分鐘前出往太夫人處造伯爵出予遂用萬能之鑰啟局而入夫人曰果耶然則此時吾人可出君且助我往覓吾子蓋今日伯爵矯太夫人命謂爲有疾招吾子往不圖竟被伯爵挾之而去樊蒙曰茲事且緩夫人曰及今不出伯爵且遄返矣樊蒙曰太夫人宅在溫森路距此甚遠伯爵歸時至速當在三點五分鐘今距三點尙有二十分吾人如於三點鐘出門尙有二十分餘暑請於此時略舉今日情事告予夫人聞語意殊不爲然曰更緩須臾伯爵必將傷害吾子言次擬自奪門而出樊蒙止之使坐莊容曰吾人於六年之前相見者四次承夫人推重頗自銘篆最後一次予於應接室中與夫人閒談語有失檢遂

致見屏。今日不料夫人仍能信。予以予名刺寄至是夫人推重予者當猶不減曩昔。願夫人繼續信任以事相委。予必力脫夫人於厄。今予須問夫人數事。願夫人悉以告予。夫人曰可。樊蒙曰伯爵今日欲與夫人離婚而與另一女郎結婚。然乎。曰然。曰女郎與伯爵鍾情已久。且與夫人素識。故女郎至夫人必拒而弗納。伯爵隱恨在心。遂占反目有是事乎。曰有之。曰予知女郎極貧。伯爵財產亦已蕩盡。日常用度悉惟太夫人是賴。然伯爵尚有一種希望。即夫人所承兩世父之財產將來必屬於公子。故伯爵欲與夫人離婚必先挾公子去歸其保護。則將來財產得仍操諸伯爵。至伯爵離婚之心蓄之已久。特嘗爲夫人所拒。然乎。夫人曰不特予拒絕之。即予姑亦然。予姑爲宗教信徒。視離婚之舉大背教規。且因與予無可離之道。故拒之尤力。樊蒙曰信如是言。伯爵必於太夫人前證明離婚之理由始可。且在法律上言。伯爵之願望亦殊難達到。何今日忽。

然出此。又曰。伯爵於夫人寫字臺內。搜索文件。亦有故乎。曰似無之。因此中。尋常通訊。暨店肆。發票而已。曰然則。伯爵平日語氣之間。亦微露其用意所在。乎。曰無之。樊蒙曰。伯爵亦有至交知其秘密者乎。曰不知。曰今日。窘辱夫人時。亦有旁人在場乎。夫人曰。此時宅中除伯爵與予外。實無第三人。曰以後亦有人至乎。夫人曰。惟伯爵出門之時。其親信之傭人。裴德。適至。遂同下樓。曰彼二人。亦有所語否。曰有之。裴德謂首飾匠。須明日至伯爵。甚以爲然。謂太夫人。亦須明日至也。樊蒙曰。首飾匠耶。夫人有首飾幾。何曰。凡予所有。悉被伯爵售去。充作賭資。今予所有者。祇此。言次。伸其一指。以示樊蒙。樊蒙曰。此即夫人結婚指環乎。夫人不答。紅漲於頰。憮視久之。曰。夫人有何秘密。須盡情告予。曰。嗟夫。殆矣。此雖爲予結婚指環。然而贗也。一日晨。予方盥沐。置結婚指環於火爐架上。忽失手墮地。遍覓不得。乃命匠人依式製之。僞爲未失。豈伯爵竟知予。

此環爲質乎。樊蒙曰。真環之上有無鏽人結婚日期。夫人曰。唯此予實鑄成。大錯真環之裏。固鐫有十月廿三四字。而此則無之。又歎曰。世界上人無有如予之不幸者。予與伯爵反目。人固知之。而一般僂薄少年。遂乘機獻媚於予。令人不耐。然予曩時亦嘗愛一少年結婚之後。情絲雖已斬斷。而予心坎之中。仍時留少年之影。故予命匠人製此質環。時令鏽少年名於指環之內。用爲紀念。及今思之。此著實爲大錯。奈何奈何。樊蒙思之良久。曰。事猶可爲汝。且以此環授予。不待十二點鐘。當以鏽有十月廿三四字之結婚指環給汝。夫人慘聲呼曰。予不幸。此環御之已久。指節爲梗。不能復下矣。奈何奈何。又曰。今予知之矣。憶有一次。予方假寐。矇眬間似覺有人。視予指環。予欲掙脫。手乃不能自舉。今知必係伯爵以迷藥醉予。視予之隱也。樊蒙先生。予一生命運自此休矣。然予此時必當一見。吾子言次。舉步欲出。樊蒙力牽其臂。曰。是殊無益。汝子今既不知。

下落汝又安適更慰藉之曰夫人可聽予言予必力救夫人今可仍作前狀使伯爵不疑因取榻上布條仍縛夫人手足臥之牀上曰願夫人屏棄諸念靜待至明日十二點鐘可矣首飾匠至夫人儘可以指環示之別矣夫人樊蒙音出闈戶如故次日日影已滿一室伯爵立夫人榻次夫人口中猶作囁語呼其愛子不輒伯爵低聲曰汝子無恙汝可無慮今茲與汝覲面將與汝開一談判此事與汝至有關係或者吾人今日即爲最後一次之覲面亦未可知蓋今日須當吾母之面與汝一證其事也夫人曰吾姑又安在伯爵曰吾母已至今在樓下予當肅之至此言次出室去夫人起視時鐘則距十一點尚有廿五分鐘思晚來樊蒙之言當是空言慰藉否則何尙一無端兆十二點鐘既屆予惟有束手待斃耳吾死亦無妨惟吾子遂爲無母之兒可憐哉我之孺子時伯爵已引太夫人擎帷入太夫人平日素憎其媳今乃益甚暴厲之氣溢於顏表夫人肅之

坐亦岸不爲理既坐卽謂伯爵曰汝以爲伯爵截之曰母聽之兒於此事實可設誓證據確鑿三月之前侍者因更地衣於板隙獲一指環授兒兒視環上有十月廿三數字蓋兒結婚指環也言次探懷出約指示太夫人太夫人曰然則渠指上約指乃賚鼎乎曰賚也渠蓋於首飾肆中依式製之者且其內不鏽月日乃鐫一人名肆主人且願作證謂環上實非其兒之名乃另一人名也今晨兒命裴德往召肆主此時已至樓下因向夫人曰汝且卸下指環以示吾母一證吾言夫人悽然曰此環久御指節爲梗不可復卸奈何伯爵笑曰吾固知之故吾命飾匠攜器械至可爲汝剪下夫人俯首不答伯爵曰汝已默許乎太夫人復謂夫人曰林娜汝何蕩檢至此吾家令譽爲汝一人墮盡矣夫人方欲盡情自白以求轉圜既思太夫人夙無恩義於己縱言亦無益遂亦默然而伯爵已引二人至一卽裴德一爲首飾匠人夫人窘甚思此匠人實爲死神之使

其手一舉吾命休矣。而匠人已伸其粗巨之手握夫人之臂。夫人立歛其手。伯爵厲色曰林娜趣伸而手令取指環下。夫人面色慘白如臨死刑。匠人遂探囊出剪。夫人視剪直似將剝其心。自知此剪一舉尚有何顏。再生人世不覺掩面大慟而指環已於此時砉然斷落。匠人取之下以授伯爵。夫人見指環已落。伯爵手中不禁暈仆。伯爵欣然曰今證人俱在可請吾母一驗此鐵證及太夫人至前則伯爵已面如死灰。頹然欲倒。蓋環上固明明鐫有十月廿三四字。固與結婚指環一而二二而一者。

亞森羅蘋述至此語忽不續。予因詰之曰然則此事結果如何。羅蘋哂曰結果耶。夫人既不犯可出之條。則離婚自不能成。今其子已長成十六歲矣。予曰然則此環既非質鼎。豈爲匠人所私易歟。其手術何敏妙乃爾。羅蘋曰老友此事實。有問予之價值。言次探懷出一五法郎之幣。匿掌中。問予曰老友是中何物。

予曰。一五法郎之幣耳。及展其掌。則變爲魯意矣。羅蘋遂撫掌曰。當時匠人即用是法。豈有他哉。君知曩日。予與幻術家葛森相處。六月予實非浪擲光陰。此種手術。卽自葛森處學得者。予曰。信如子言。彼首飾匠人。卽爲汝冒替者乎。羅蘋曰。然。蓋予出夫人臥室之後。卽入伯爵書室中。搜檢見桌上書有一紙。卽命裴德往召首飾匠者。予遂識其住址姓名。往覓其人。賄以魯意數枚。令予替其一行。并依式製一指環。攜之而往。當時微特伯爵與裴德未能識破。卽林娜夫人亦未知。匠人爲樊蒙之化身。而爲予亞森羅蘋也。予曰。此舉汝殆受人之欺矣。羅蘋曰。孰欺予。予曰。安知夫人不誠有外遇。故伯爵憤而出此。羅蘋笑曰。老友誤矣。果夫人有所戀愛。則方求其離婚之不暇。又何必求救於予哉。

樹上草人

一日下午將近四旬鐘時農夫顧索德率其四子畋獵而歸五人狀貌絕肖而

軀幹偉碩，矯健均逾常人。膚色以飽受風日故，黝黑乃類矣。塊且繩紋，疊疊醜態益露。時方行抵牆下，顧索德遂出鑰啟戶。四子均跳躍而入，老人最後入，卽扃戶以匙。匱懷中牆內，卽爲田莊。阡畝縱橫，一望無際。中有古屋，矗立卽其居廬。屋後通一小村，於時斜陽已隱天末，惟教堂之頂尚被日光。莊內滿植果樹，時旣入秋，大半枝枯葉落地，上之草亦萎作黃色。老人入牆，卽謂諸子曰：「鑰中子彈已盡，取出未三子。」曰：「取出矣。」獨長子曰：「否。」適因將擊飛禽，曾入一子，又曰：「吾腹餒矣。但願阿母爲我治餐。」老人曰：「咄！蠢兒！汝不見吾家煙突方蓬蓬有煙出耶？言時，諸人已抵一櫻樹之下，樹杪縛一草人，用鷺飛鳥防其啄。」果長子素以鎗手驕諸季，見草人遽止步，曰：「若等視之，吾今發鎗，折其枝。」視草人如何高踞樹頭。諸季笑曰：「試視爾技如何。」長子乃發鎗，鎗聲未息，而草人立仆，顧爲旁枝所承，未得墜地。然已手足倒置，俯首如赴壑之魚。顧索德覩狀，贊曰：「吾兒鎗法所傳，未得墜地。然已手足倒置，俯首如赴壑之魚。」顧索德覩狀，贊曰：「吾兒鎗法所傳，未得墜地。然已手足倒置，俯首如赴壑之魚。」

佳哉。草人於春季立樹頭爲吾敵鳥。令吾田中之果已化金錢無須若人爲守。且予晚來憑眺此人每作慄怖我汝今擊之佳也。言次復與四子前行此時萬籟都寂惟樹下水槽淅瀝有聲爲諸人一慰岑寂詎距古屋三十碼許突出一陣怪聲聲至慘怖諸人方疑訛間又聞呼救聲老人亟曰聽之此非若母之聲耶長子聞聲立先奔往曰事急矣此聲出自吾家下層乃阿母寢處隔壁貨庫中必爲暴徒闖入矣言次奔益迅四人亦緊隨其後抵門不遑由戶而入破窗躍進則見其母倒臥地上貯藏衣飾之櫃亦已洞啟長子亟問所以其母指室隅之門若斷若續曰暴徒劫吾金錢出門遁矣速追之猶可及也此時諸人亦已踰窗入聞狀遂各出門追之長子曰暴徒登樓矣一人曰否吾見暴徒先則上樓旋卽退下今方在甬道中也老人曰吾人當扼守甬道毋令暴徒自後戶遁出後戶之外卽爲村落設被遁出緝捕綦難四子遂分守甬道兩端此時甬

道黑暗如漆。引目覘之，殊無所覩。頃之見一黑影，顧一瞥，卽逝。則衆曰：「暴徒在是矣！」初，暴徒見人數衆，多欲逃，無路，隱於暗陬，背牆而立。見老人近前，卽拼力推拒。老人郤立數武，適與長子相撞，二人遂仆於地。暴徒乃乘機奔入貨庫，破窗躍出。老人與諸子躍起追之。老人且追且笑，曰：「暴徒何蠢！蠢渠不知田庄四面，均有圍牆，今乃竄入絕路。吾人不難，一舉成擒。汝曹但將庄內之梯，一一移去，決無遁出之路矣！」諸子聞命，遂在庄內四處搜捕，久之未見蹤影。村鄰中有二人聞聲，至老人各給以鎗語之。曰：「暴徒膽敢白晝入室，劫取財貨。汝等見暴徒時，可立以鎗擊之。」又詔其一子曰：「汝可速往報警廳，廳距此遠，村中律師之子有自由車一輛，爾可乞假一用。言畢，奔入貨庫，見其妻猶臥地上，亟扶之起。入室，令睡灌以白蘭地酒，始甦。老人問曰：「汝見暴徒從何而入？」媼曰：「不知。」予方坐寢，室補綴，陡聞隔室有聲，予初以爲狸奴，殊不置意。頃之聲益厲，予乃出室。

覩之不禁大訝蓋隔室之門已洞啟矣亟入室覩之見衣櫈中所懸衣服掣掣而動逼視之有一人伏於櫈中老人曰汝亦識其人乎曰識之卽老丐都奴也曰都奴耶日來每見其徘徊牆下予固知其不懷好意然汝何弗逐之出嫗曰予方欲逐之陡見一疊鈔幣已握其掌中老人駭曰卽屢內之鈔幣耶曰然故予亡命上前捕之老人曰汝僅恃赤手空拳不虞其有兇器耶曰唯鈔幣被竊遂覺鈔幣爲重性命爲輕寧死必奪之回幸當時暴徒未攜有器械遂各徒手扭毆然予力究不敵卒被毆仆暴徒復用指爪掐吾咽喉予乃嘶聲呼救而暴徒已取鈔幣出戶遁矣老人曰無妨彼可惡之老都奴今方遁入庄中必爲吾網中魚矣言次出室見諸子暨村人猶自往來搜捕老人嘶聲呼諸子曰暴徒已獲乎曰未也吾人搜捕已遍迄無踪影一兒曰初見賊徒幽伏烏鵲墩下跡之則已不見此時天黑如漆暴徒伏此庄中要無出路吾人但俟平明捕之可

矣。老人曰：咄！不虞其宵遁乎？須速捕之。此時一警長已率警察二名至老人卽日。警長賊今匿於田庄之內，希詔汝部下捕之。警長聞語殊漠然，蓋警長富於閱歷，遇事須步步就班，固不肯草率從事。先詢老人前後情節，老人殊不謂然，以爲此事實須火速，何能迂緩？然又不敢重違警長之命，則約略述之。警長聳其肩，現爲籌思，狀既而絮絮詢其長子，以次而及諸子，每詢一人，必籌思者再。詢遍之後，始發命令曰：庄中既有圍牆，賊必不能一時遁出。此時已屆黃昏，不能搜索。今晚但令警察等分守圍牆之下，一俟黎明再行捕獲可也。老人無奈，唯唯聽命。警長遂令衆人梭巡牆下，已則坐於老人起居室內，老人餉以遠年白蘭地，警長豪飲之後，不覺酩酊，然每隔兩小時，仍至庄中查詢一次，迨至天明，遂下令搜捕。自上午直至下午十三畝田庄之中，凡一草一葉，俱已踏遍，而都奴迄無踪影。警長計窮力竭，自思庄中別無房舍，并無柴堆草叢可以匿跡。

所有各樹除一二冬青黃楊之外均已凋殘更無藏身之處至於圍牆則高峻
斷難踰越遂謂老人曰顧索德昨日之事殆因汝妻一時眼昏所致老人曰老
妻縱一時眼花然喉際指印至今顯然長官亦有何說警長曰賊既遁入田庄
何致毫無踪影此案實不能成立老人曰予售去三頭之牛並一年雀麥及蘋
果之收成所得六千法郎鈔幣悉藏樹中今被劫去予何能甘警長曰顧汝運
佳捕獲此賊言次卽率其部下掉頭不顧而去老人見警長已去遂謂諸子曰
吾人日夜守此庄中彼賊都奴亦人耳飢須食渴須飲安能久匿不出卽或夜
間掘取蘿蔔番芋等用以果腹然吾人但須堅守潭邊絕其水飲彼亦必自斃
矣嗣後老人率其媼與二村人及四子日夜更番遷守如是者兩星期而都奴
勸奔波可一星期仍無頭緒此一星期中老人與諸子及村人仍日夜守望不

懈。第二星期末之下午。老夫婦二人立於庄中。老人望空呼曰。都奴汝何蠢哉。汝長匿不出。不將自斃乎。汝而智者。汝可速出。媼亦呼曰。都奴汝之不出。殆恐捉將官裏置汝於監獄中乎。然汝果以六千法郎返吾人者。吾人亦決不懲汝。都奴都奴。汝盍速出。二人連呼不輒。直至聲嘶力竭。迄無應者。翌日老人以奔波兼旬。晝不安食。夜不安眠。遂病臥不起。病中仍復諄諄告誠諸子。守望毋懈。近村之人亦轉轅以此事傳述。用爲談助。於是四鄉報紙亦以顧索德家失竊之事。刊入新聞。數日之後。巴黎報紙亦且轉載其事。而一般好事之訪員。偵探。則且不勞跋涉。至顧索德家刺探情形。此時顧索德病方劇。見訪員。偵探。至知其無益於事。莫不斥之使去。一般訪員。偵探等。知其無理。可喻。遂亦忿忿而出。牆外車機忽損。其人下車步入村中旅館就醫。司機人則於牆外修理車機。客

之年事可四十許。身材修短合度。好修飾。烏黑之髮光可鑑。入鬚鬢翦之至短。貌殊和靄可親。先與主人閒談。主人遂述及村中顧索德家事。客乃傾耳靜聽。狀甚注意。主人興致益高。汨汨不已。述既。客曰。以我思之。彼都奴殊易捕得。主人曰。君如往者。卽能捕得之乎。客曰。予自問此等事經驗尙富。必能勝任。主人曰。然則君且少待。予當面顧索德爲君之先客。客曰。可。主人立往。顧索德家具述。客意顧索德此時正苦無人爲助。聞旅館主人語喜形於色。立曰。主人速引客至六千法郎。果能璧返。則君之恩誼當沒齒不忘矣。主人遂去。無何。引客至當客出旅館之時。司機人方入旅館就餐。客卽詔之曰。速整而車。一小時內卽須首途。司機人唯唯。村中之人聞客能破此奇妙。莫測之案。則皆捐其少許之光陰。連翩踪至。以覘其技。顧索德先引客入其庄中。周歷一遍。復口譜指畫。若爲果園。若爲荒田。若爲水潭。漿漿不已。然客殊漠然。引目四望。若不置意。顧索

德。且。出。門。鑰。示。客。曰。此。鑰。唯。吾。有。之。賊。決。不。能。啟。之。而。遁。且。四。星。期。中。日。夕。有。
人。守。望。都。奴。必。無。遁。出。之。理。君。於。此。事。亦。有。所。見。教。乎。客。曰。予。殊。茫。然。顧。索。德。
曰。此。亦。無。怪。以。吾。思。之。彼。都。奴。必。已。餓。死。於。土。穴。之。中。而。予。之。六。千。法。郎。紙。幣。
與。其。骨。肉。且。同。腐。矣。客。曰。是。殊。未。必。彼。豈。不。能。於。庄。中。掘。取。食。物。以。果。其。腹。顧。
索。德。曰。然。不。得。水。飲。亦。必。斃。客。曰。四。星。期。以。來。豈。未。雨。乎。顧。索。德。曰。已。與。君。言。
之。未。嘗。一。雨。曰。然。則。庄。中。豈。無。水。乎。曰。庄。中。祇。此。水。潭。夜。間。有。人。守。之。如。何。能。
取。而。飲。客。視。水。潭。則。水。至。澄。清。而。於。櫻。樹。之。下。置。有。木。槽。槽。中。積。水。卽。自。水。潭。
灌。入。者。乃。曰。此。槽。何。用。曰。此。槽。實。通。吾。家。日。中。所。需。飲。料。悉。皆。仰。給。於。此。客。乃。
游。目。四。望。則。見。櫻。樹。之。上。臥。一。草。人。而。於。樹。下。更。有。一。草。傍。樹。而。立。客。取。而。置。
自。喜。曰。事。固。不。出。予。所。料。顧。索。德。曰。汝。豈。已。有。把。握。乎。曰。然。曰。然。則。都。奴。猶。生。

存乎。曰。固生存也。五分鐘內。吾可捕得。顧索德曰。信乎。客曰。信也。此時老人夫婦暨其四子。以及旅館主人。并十餘村人。方環客而立。聞語各疑。信參半。而客已接言曰。孰鎗中實有子彈者。假我一用。幼子亟曰。吾鎗中有之。唯其中實爲鉛屑。蓋獵麻雀用者。客曰。甚佳。吾本不欲傷害其人。今用此受者。雖如食胡椒。之末。然其效力頗可觀也。言次。接鎗在手。曰。顧索德先生今須要求汝一事。卽予捕得都奴之後。不能加以凌暴。此人飢凍已匝月。有餘所受痛苦。已足懲其罪。辜無須再加懲罰。汝能聽吾言乎。顧索德曰。渠能以六千法郎返予者。當不追究。媼與四子亦齊聲曰。吾人所欲者祇求反其六千法郎耳。如能獲得原贓。吾儕自當釋然。客曰。六千法郎。或者能返。故主顧索德先生。汝能對天設誓。決不加以懲創者。予當爲汝逮捕。其人顧索德如言設誓。已客曰。然則汝儕視之。言次。已對櫻樹。開其獵鎗。砰然一聲。鉛屑四散。如放流星。而樹上草人已應。

聲而墮。既而起立。衆乃瞠目不知所措。而客已趨前向草人曰。都奴汝誠狡哉。蓋都奴先時隱伏庄中。至深夜。遂出覓草人。取其草自裹。全身復取其頭上之帽。蒙之於首。節作草人。伏於樹上。夜則覓取食物。復以三莖空心之草接而長之。浸入水槽中。吸取其水。客之破案。實由地下草莖推求而得。此時顧索德與其四子咸洶洶欲飽。以老拳客止之。曰。予未以此人交汝之時。汝儕不能妄動。言次出一小剪。剪斷其索。撥去草衣。而都奴盡裸之。衣袴現矣。又去其頭上布巾。則鬚髮滿頰。筋骨直豎。雙睛深凹。眼白盡作赤色。厥狀幾如禰惡之鬼。視之果老丐都奴也。客又與之調詆。曰。汝日中雖有水飲。然月餘以來。未嘗沐浴。積垢當已盈寸。吾手且被汝污矣。又曰。顧索德先生。吾今以此人付汝。予須往潭邊。盥手。言次自去。顧索德遂捉都奴之臂。曰。蠢賊。汝速以鈔幣還予。都奴曰。汝語何指。顧索德曰。汝非竊吾一千法郎之紙幣六紙乎。都奴訝曰。汝語吾實不。

解。今吾囊中實已不名一錢。卽欲吾三蘇者。吾亦不能應命。顧索德曰。然則予之鈔幣汝匿何處。當導吾往取之。都奴不對。面上益呈詫色。而顧索德父子已厲色曰。老賊。汝欲留汝老命者。趣實供。都奴不對。如故。衆人檢其身。實無所有。於是衆議鑿起旅館。主人忽語曰。適才之客。突然而來。渠之車機忽損。以及進吾旅館。逗吾閒談。凡此種種。或者均渠僞作。而六千法郎之紙幣。已自都奴衣袋中攬之去乎。至是衆齊聲曰。此說最爲近理。卽都奴亦未覺察。以致無辭可對。然則主人受客之給矣。顧索德曰。此殊未必。客代卸草衣之時。未見其搜檢。衣袋今往水潭盥手。不久當回。一人曰。吾見客盥手之後。卽入果園閒步。今客踪影已杳。顧索德曰。門方嚴局。何由能出旅館。主人曰。適才汝非出鑑示客乎。曰。然。然此鑑祇吾有之。出示客後。予卽置之袋中。渠又安能啟之出哉。言次。探其衣袋。忽失色曰。噫。予鑑已不翼而飛。趣追之。言次舉步狂奔。衆皆隨之及抵。

牆次則聞牆外汽車方駕。駕作聲。瞬息卽寂。至門次見門已洞啟而於門上用紅磚書數字曰亞森羅蘋。衆乃相顧失色。亟告警署。則亦徒喚奈何。但拘都奴去坐以侵入宅第之罪。聊以解嘲。其後出獄之日。接一紙字條。謂於某日某時用某處石碑之上。有三魯意金幣。汝可取之。用酬汝勞。下署亞森羅蘋在他人視之。三魯意之金幣爲值無幾。然一入老丐都奴之手。不啻一富家翁矣。

Date 1

民國六年十一月再發行
民國六年十一月再版

(債探之敵)全一冊

定價銀一角五分

李吳董哲新蒲予甫



編輯者 潤辭者 發行者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蒲予甫

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蘇州杭州長沙開封武昌漢口南寧梧州桂林梧州

中華書局

